



何毅亭(中)、梁言顺(左)、张艺谋等共同揭牌

## 《我和我的家乡》中央党校首映 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揭牌

本报讯 9月28日,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揭牌仪式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央党校首映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院)长何毅亭、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梁言顺、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导演出席活动并共同为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揭牌。国家电影局副局长陆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传媒司副司长曾世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焦宏奋、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孔建华、北京文化董事长宋歌、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张苗、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腾讯影业副总经理申少峰等参加活动。活动由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总经理王君主持。

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由中央党校出版集团主办,是中央党校出版集团打造多元化大型文化企业发展布局的一部分。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旨在坚守主流文化责任担当,以中央党校独特的内容资源优势,顺应读屏时代融媒体发展趋势,发挥影视文化在大众思想传播、社会舆论导向方面的独有功能和影响,用故事讲思想,发时代之声,留时代之影,弘扬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努力打造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影视精品和提振民族精神的影视力作,积极探索推动新时代影视创作的大众化、艺术化、国际化。

何毅亭在致辞中指出,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民族的故事和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当今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影视艺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应当产生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应当有新的更大作为。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的成立,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影像传播党的思想、党的文化和党的精神,使我们的受众受到先进文化和有益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何毅亭表示,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刚刚起步,是影视行业的新兵,需要发奋努力,打造有影响力的优秀影视作品。同时,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的成立,也是为全国优秀影视文化人士搭建的一个新平台,希望影视艺术界用好这个平台,用故事讲思想,发时代之声,留时代之影,传播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共同创作出优秀作品。最后,何毅亭对张艺谋导演和主创团队携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到中央党校首映表示感谢。

梁言顺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党校充分发挥思想理论高地和国家高端智库的特殊作用,不仅培养培训了大量的执政骨干,也在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精品力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建党百年对我们党、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的成立恰逢其时。影视艺术作品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反映我们党的红色基因传承,反映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反映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二是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的民族叙事,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向全世界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出贡献。三是讲

好新时代新征程的故事,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史诗般发展成就、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对脱贫攻坚、经济发展转型、重大科技进步等富有时代感的题材进行发掘和创作。要发挥中央党校优势,坚持守正创新,尊重艺术规律,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大众化、艺术化、国际化的精品力作。

张艺谋表示,首次在中央党校参加揭牌和电影首映活动很激动,对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说,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讲好新时代的故事,让年轻人喜欢。这次中国疫情防控让年轻人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给年轻人上了一堂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疫情的青春记忆将伴随他们一生。张艺谋表示,中国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电影的未来,整个中国的形象,全部都在年轻人身上。希望通过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等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地让年轻人认识到国家的伟大,传统文化的深厚和祖国光明的未来。

陆亮在发言中对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的揭牌成立表示祝贺,认为大有影视中心提倡的“用故事讲思想,发时代之声,留时代之影”观念非常好,希望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拍出更多好作品,也祝贺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能获得市场成功。

揭牌仪式结束后,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礼堂举行首映,影片总监制张艺谋、总制片人张苗上台与观众交流。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献礼片,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联合出品。该片由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任总导演,汇聚宁浩、徐峥、陈思诚等一线阵容联合制作,众多明星出演,以单元故事方式,紧紧围绕今年脱贫攻坚奔小康主题,讲述祖国各地城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校学员、部分工作人员共一千余人观看影片。

9月29日,《我和我的家乡》在京举行正式首映礼,五个单元台前幕后豪华阵容首次同盛大集结,现场分享影片拍摄幕后故事,并与现场观众面对面交流,感念家乡,心怀祖国,那一份内心深处共通的浓浓家乡情怀,也深深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观影结束后众人动情分享对影片的喜悦,点赞影片为“国庆必看”、“最适合全家人一起看的全民喜剧”。更多的普通观众则随着影片笑泪齐飞,现场发言表示“开始笑到拍手,结尾泪流满面”;“去年看《我和我的祖国》今年看《我和我的家乡》,已经成为欢度国庆最好的仪式感”。影片自开启预售一路高歌猛进,截至9月29日国庆档首日预售票房已突破5000万元。

在看完影片后有观众现场发言称五个单元都有各自的故事发展线,所以体验了五次“开始笑到拍手,结尾泪流满面”;更有观众表示:“去年看《我和我的祖国》,今年看《我和我的家乡》,已经成为我国庆档最重要的一件事了,也是我每年国庆假期最好的仪式感。”此前的全国校园路演,曾有年轻观众看过影片后动情表示“是家乡培养了我,看完影片更加坚定回报家乡的决心”。(影子)



张艺谋、张苗(左)与首映观众见面



## 有感而发,不说废话,从自己的理解出发

■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我和我的家乡》是2019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九大导演、近百位演员组成“中国喜剧梦之队”,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带领观众体会一场笑中带泪的“喜剧之旅”。电影横跨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拍摄,兼具科幻、爱情、动作、冒险等元素。影片上映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影片的总导演宁浩,听他讲以“空间、变化和小人物”为核心的电影创意过程、疫情期间的拍摄种种,以及他对真实、对喜剧的理解。

### 空间、变化和小人物

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热映之后,《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迅速提上了议程。宁浩、张艺谋、张一白几大导演们几轮交流讨论之后,最终提炼出了“空间”、“变化”和“小人物”三个关键词,并决定以此为核心理念串连全片。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个时间线串连的故事,作为姊妹篇我们想到用空间线串连,然后初步确定了西南、西北、华东、东北和京津冀五个区域作为拍摄地。一个核心诉求就是拍出千家万户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作为电影的总导演,宁浩回顾了《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缘起。

明确创作思路后,大家开始各自领任务。宁浩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北京故事,围绕医保话题创作了《北京好人》;闫非、彭大魔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于是选择拍摄黑土地上的爱情故事《神笔马亮》;俞白眉的老家在陕西西安,他和邓超以家乡为背景构思了陕北治沙的故事《回乡之路》;陈思诚和“唐探组合”王宝强、刘昊然在贵州黔南小山村创作《天上掉下个UFO》;徐峥将镜头对准江浙沪的乡村小学,演绎暖心的《最后一课》。

### 小切口看千家万户

在宁浩看来,祖国是宏大叙事,是大词、大概念,家乡则是温暖、情感的代名词,更适合从小切口切入看千家万户。《北京好人》的故事创作就源于宁浩自己的经历。在拿到京津冀部分的创作题目后,宁浩先结合葛优的特点初步设定了外地人进京看病的故事线。原来,几年前宁浩家里的长辈曾来北京看过病,手术前因为不了解相关的医保报销政策和病情程度,一度很焦虑。宁浩和亲戚提出由他负责医保外的费用后,双方的关系又变得格外客气。后来,医保报销了长辈几乎全部的费用,双方又回到平等的亲戚关系上。

亲人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让宁浩感触颇深,同样触动他的还有中国医保政策的覆盖范围,“几乎全部报销了,这是什么手笔?这是政府办的硬事!”

### “撂地”、“串梗”喜迎小康

平地撂饼,也叫撂地,是相声术语,说的是演员在市场上平地画个圈儿就能把观众吸引过来的表演形式和本事。宁浩用平地撂饼形容原创喜剧的难度。五段故事,最初的设想是每组拍摄25分钟左右,剪辑成120分钟标准片长的电影。样片交过来,每个导演都超时了。作为总导演,宁浩理解这种超时,“喜剧需要铺排,前面埋的深后面才有高潮,《我和我的家乡》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奥运会、原子弹等每一件尽人皆知,不需要太多解释,这一次则是平地撂饼,要有足够的空间铺排、讲述。”

“电影前前后后做了几个不同的版本,从时长考虑,不得不剪掉了很多环境和空镜。”宁浩说,“都是导演们精心拍摄的素材,这一次剪片子真的剪得心里疼。”

《我和我的家乡》中,宁浩的“疯狂外星人”跑到贵州走进了陈思诚的“唐探宇宙”,不再当“的哥”的张北京戴着十年前的帽子二次调侃张艺谋……网友们称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小桥段为“串梗”。宁浩说,很多桥段和笑点来源于演员的现场发挥,“去年感动、今年轻松!中国是有相声和脱口秀基础的国家,我们的观众对喜剧有理解,五部电影都是喜剧、喜迎小康。”

### 从“我擦拳”到“擦拳,我……”

《我和我的家乡》是宁浩和葛优的第二次合作。故事的喜剧性来源于人物身份的错位。编剧最初设计了角色遇到警察、遇到医生的桥段,借此突出身份错位的喜感,宁浩觉得不够,进一步提出了抽血遇到熟人的情节设定。宁浩的一个想法,两个编剧想了三天,最终通过双簧式的动作设计完成了角色的合理化反应和逻辑自洽。

谈到剧本的呈现,宁浩特别提到了葛优的表演节奏,“节奏非常好,他是天才型的喜剧演员,一两条就过。”表演过程中,葛优饰演的张北京和张占义饰演的表舅以双簧的方式完成抽血,宁浩原来设计的台词是“我擦拳”。拍摄过程中,葛优将台词调整为“擦拳,我……”用一个倒装将



特定的情景和人物喜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 “坏猴子”导演友情客串

《我和我的家乡》2019年10月开始策划筹备,《北京好人》和《最后一课》的拍摄过程中分别遭遇了疫情和洪水。“疫情对各组都有影响,对我们组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医院的戏份,头一天拍完第二天就不让进了。”宁浩说,“为此剧组临时调整了拍摄计划,先抢别的戏份,给美术组留出时间想办法搭建。”

美术部门用两天时间完成了快速搭景,拍出来是一处又一处的场景,其实都是美术部门精心设计的景片,宁浩也用镜头配合着置景的角度,“外景是实拍,内景几乎全部搭景拍摄。”

疫情对拍摄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大量的群众演员无法到位。电影中有一场200多人的大场面戏,当时正赶上北京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一时找不到这么多群众演员,“我们只能找做过核酸检测的、能够追踪行动轨迹的人,无奈之下只能在拍摄前现场打电话找人,优先在各个公司找,路阳等很多‘坏猴子’的导演都带着制片人过来了。”宁浩说。

### 求真表达的前提

《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过程中,剧组跟抖音联合发起了“全民拍家乡”的活动,很多网友拍摄的片段让宁浩记忆犹新。宁浩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打通大屏和小屏的局限,讲述千家万户的故事。“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是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电影中将五个故事以直播的形式串联起来,作为千千万万个家乡故事,最终再汇聚成祖国的版图。

宁浩是山西人,有一年开车回家,走着走着竟然迷路了,只能沿着河流定位记忆中家的位置,“变化太大了!”宁浩说。在他看来,《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过程中最打动他的也是生活本身,“创作引导我们关注生活,生活中巨大的变化让人震撼,想要表达。”宁浩举了个例子,《回乡之路》中有沙漠部分的拍摄,创作过程中剧组发现沙漠已经很难找了。宁浩也曾向朋友推荐家乡山西的黄土高坡和古战场,但在现在的绿化力度下,也已经找不到了。

“有感而发,不说废话”是宁浩作为创作者的创作标准,他坦言自己只能讲自己理解的故事。“我前一段试着写一个大明星的故事,很难,我发现跳不到那种视角,找不到会心一笑的小桥段为‘串梗’。宁浩说,很多桥段和笑点来源于演员的现场发挥,“去年感动、今年轻松!中国是有相声和脱口秀基础的国家,我们的观众对喜剧有理解,五部电影都是喜剧、喜迎小康。”

提到宁浩,观众首先想到的是喜剧、黑色幽默背后的思考,宁浩说,“我其实没有刻意思考,刻意做喜剧,我只是希望能对真实负责,看到一个表面就想继续看到表面以下的东西,求真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 线性叙事仍是主流

拍完《我和我的家乡》,宁浩手上正在筹备一个代孕题材的故事。故事能牵出生活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思考,涉及宗教、伦理、法制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是能激发宁浩创作兴趣的题材。

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主旋律电影实践了一种全新、高效的创作和制片方式。作为创作者,宁浩从文学和绘画两方面佐证了这种结构方式的有效性,“在中国,分段叙事是有观众基础的,我们看晚会,一个接一个的节目上演,文学上我们有章回小说,绘画上我们有散点透视……当然,对电影而言线性叙事依然是电影叙事的主流。”